孟子約解 上孟三

辭

コ仁12
2193
3 上

信
2193
巻 9 上

孟子約解卷之三

仙臺　大槻清崇士廣　述

滕文公篇第三 舊十五章、今定為十六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蓋為父定公奉使也、過宋而見孟子。蓋孟子去齊之後、轉轍在宋、故文公迂路而來見之也、孟子道性善、其說詳告子篇、公都子問性善章、言必稱堯舜。詳曹交問人皆可以為堯舜章。○鄭申甫曰、稱堯舜者、稱堯舜可為也、非以堯舜證性善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蓋欲叩前論所未盡也、非求卑近易行之說、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是一頭。○吾前所論性善之說、堯舜之言、皆不可容疑也、夫道一而已矣。一脚接道性善句。○道即性也、率性之謂道、論道於天命

之初則只是一善、知道之一則性之善可知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一脚接言必稱堯舜句○蓋三人之言亦自有深淺次第成覸勉其君之意居多彼字亦必於當時

有所指、非泛謂聖賢者顏子上知亞聖之資直期大舜、固其分也、公明儀則師文王、而信周公、是亦賢希

聖之所宜然、但其奮然有為之志、則三人皆同其揆、故孟子並舉以勉文公耳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未可以弱小自諉而解於為善也書

曰若藥不瞑眩其疾不瘳必其猛起奮發一振舊習若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

而後可矣不然因循之病殆不可救藥也○下章於喪禮曰是在世子於井田曰子力行之皆瞑眩之意

謹按梁惠王篇孟子答文公之問亦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又云強為善而已矣所謂為

善者如下章行三年之喪定井田學校之制皆是也或連讀善國二字大失孟子之旨矣

滕定公文公父薨世子謂然友世子傅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於宋聞其性善堯舜之說於心終不忘竊有盡性希聖之志今也不

幸至於大故正我當盡心之秋矣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庶幾能不慊於心乎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蓋此時孟子既歸而在鄒也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二字是喪禮之大本許多品節

度數皆出於此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是知孝子之欲盡其心者在盡其禮矣但至其品節度數之詳則有士大夫之禮焉

有諸侯之禮焉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若其

大經大本未嘗不聞也三年之喪是大綱齊疏之服飦粥之食是細

目、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無古今之異、吾之所以答

於世子者、止于此。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蓋是時古禮久廢、又況其命出

於世子獨斷、所以不免乎致外議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魯稱爲秉禮之國、猶且不敢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即吾先君

亦未聞有行之者。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違宗國與先君也。不可。其不可也

必矣。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舊志之言既如此。曰吾有所受之也。

自上世以來、有所傳受、不可改也。○趙注一通、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非也、徵之本經盡心篇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則本注不可易、近儒往往有主趙說者、故辨之。謂然友曰吾他

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自顧素行不足以取信於人。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亦事理所宜然。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但恐其格於衆

論而不能盡心於大事耳。子爲我問孟子。何以能使父兄百官無異辭。然友復

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他求字與上文自盡

字呼應。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已則居於倚廬。歠粥面深墨。哀戚

之容。即位而哭。哀戚之聲。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見其容而

聞其聲、孰敢不哀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豈惟喪事哉凡事無不皆

然也。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自髙

臨卑、其勢則然也。是在世子。豈可以他求哉。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

誠在我。蓋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還他君薨聽於冢宰

一句。百官族人。不惟父兄。可。前之以爲不可者、今皆可之。謂曰知。同然相謂爲知

禮。○還他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二句。及至葬。跟五月字来。四方来觀之。還他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二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還他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二
句弔者大悅乃至遠近來弔者亦大悅服是下必有甚焉者餘波
謹按顧麟士曰據儀禮文公於父當斬衰而云齊衰者大概語耳愚謂對文則斬衰重於齊衰散文
則齊衰通於斬衰論語見齊衰者亦不云斬衰而云齊衰可見齊是重服之通稱矣

滕文公問為國蓋文公有感乎孟子可以為善之國之言故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而首
問之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民是國之本故開口便說民事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自急其事如此
所以人君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緩民事之失乃至此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挿一句結上起下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為下
世祿透一筆取於民有制為下助法透一筆○注分恭儉二字配禮下取民恐失句法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所引之意上句輕下句重言治國者
苟不先明於此則不至驕奢慢下取民無制者幾希所以警文公也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后氏之制殷人七十而助殷人之制周人百畝而徹周人之制其
實皆什一也三代之制雖各異其不自富以仁於民則一也徹者徹也取義於通
民力助者藉也取義於借民力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龍子之言止此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以校數歲豐凶之中數以
定之常制○蓋以貢與校音近假借而解之以與徹者徹也助者藉也之義相配焉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何則其制既定也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亦其制既定也、兩則字做亦字看。○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其所獲盡以輸於官、不得以養其父母、猶且不足取盈之數、又稱貸而益之、於是仰事俯畜一無所資、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乃如此。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蓋世祿助法二者、皆治國大本、今滕世祿既行之、則不須復論、故下文單說助法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引周詩為證。惟助為有公田。貢則固無有之。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益見助法之善而可行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治民之道、不過教養二事、既得其養矣、則教法不可不設也。庠者養也。取義於養老。校者教也。取義於教民。序者射也。取義於習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鄉學之名、三代各異。學則三代共之。國學則無異名。

皆所以明人倫也。其所以明人倫則一也、人倫之目見次章。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夫五倫之教、明著於上、而小民各親睦於下矣。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法字包世祿助法學校三者。是為王者師也。雖未能起王業、然其澤自足以及天下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如文王、其始亦諸侯矣、然遂為王者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未必後世子孫不有王者矣、所以勗文公也。

謹按、朱子曰、某嘗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愚謂朱子之有此疑、蓋未及考丈尺有大小耳、今舉郝顧二氏之說、以明之、亭林曰、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京山曰、周尺小于殷尺

殷尺又小于夏、夏五十畝可當殷七十畝、殷七十畝可當周百畝、地不增而歩縮則畝贏、非夏之貢無井也

使畢戰問井地。盡心篇、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則畢戰之問井地、蓋亦就上宮之館耳、輔慶源乃謂、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則下孟章陳相問答之時、又復來滕耶、何孟子之不憚煩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鄭重勗其臣、乃所以勗文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自經畫其界限、劃然分明而始、經界不正。公私之田、無一定之分、井地不均。豪強之民、得以兼并、穀祿不平。貪暴之吏、得以多取、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以便其貪暴之私也、經界既正。豪強貪暴、並無所容、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二者可以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絕長補短、僅五十里、將爲君子焉。亦有仕者、將爲野

人焉。亦有耕者、無君子、莫治野人。所以不可不制祿、無野人、莫養君子。所以不可不分田、請野遠郊之地、九一而助。全用助法、國中近郊之地、什一使自賦。雜用貢法、○蓋孟子此法、特就滕國度其地勢、而制之宜耳、非謂凡制田者必如此也、卿以下必有圭田。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田五十畝。是蓋獨舉卿之田、以概其餘耳、卿以下、則宜有降殺、不然褊小滕國、恐不足以給之、餘夫二十五畝。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死而葬者、徙而易居者、皆不出一鄉、鄉田同井。八家同井、出入相友。相友伴也、守望相助。相助防也、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親即小民親於下、親字蓋前章詳說庠序學校之法、故此處不言教之事、而只言教之微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五句、申釋上文九一而助句、

明白之至、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公後私、事理宜然、故又申言之、鄭重之至、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蓋前章以力行之勗文公、此章以必勉之勗其臣、至此則又以在君與子并勗其君臣、其說之所以速行也、所謂藥瞑眩而其疾瘳者、豈不信乎、

謹按、文公問為國之荅、至於以新子之國而上、是宜自為一章、使畢戰問井地以下、是文公更使其臣問分田之詳者、亦宜自為一章、蓋趙邠卿分章句時、偶不及分此一章耳、今通滕文公一篇、定為凡十六章、學者詳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儼然邪說、自楚之滕。踵門曳踵造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語有要君之意、自是邪說者口吻、文公與之處。乃有居矣、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有衣矣、捆屨織席以為食。有食矣、夫有居、有衣食、可以留而就業矣、○此節單敘許行師弟來歸之事、

陳良之徒陳相。儼然儒者、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語語有慕聖之意、自是儒者口吻、○照上節文公與之處句、陳相兄弟之受一廛、亦可推矣、但其所以衣食、此處不著一句、其實藏在負耒耜三字、讀者其勿忽諸、○此節單敘陳相兄弟來歸之事、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此節雙敘許行唱邪說、陳相兄弟遂倍師歸之之事、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此節陳相代許行、稱述其並耕之說、以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孟子

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
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此節歴詰其耕之不可得兼者以爲辨之地也以粟易械器者
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
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句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此節先把許子
口中厲民自養之説反辨其相易之不得爲相厲再用且字轉到許子身上而以三何字層層究推之欲
勾引其不可耕且爲之言以爲方析之地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陳相果遂出此言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至此一語析倒如引
滿之弩方發以下是句句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截然兩樣不可得兼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衣食器械凡百之具皆不得不資彼給此
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其不神疲力竭而僵者幾
希矣故曰或勞心大人或勞力小人○古語止此勞心者治人大人
之事勞力者治於人小人無大人則亂治於人者食人小人之事治
人者食於人大人無小人則饑天下之通義也此節反覆辨明其不可耕
且爲之義以起下文一段大議論也當堯之時洪荒之世未遠天下猶未平生民
之害猶多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洪水之害一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五穀之害二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

於中國。禽獸之害三。堯獨憂之。第一位是堯。堯有聖人之德。○當此之時、而有聖人之位、不得不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第二位是舜。舜使益掌火。第三位是益。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禽獸之害除矣。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北條之水、乃有所歸焉。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南條之水乃有所歸焉。○第四位是禹。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洪水之害除矣。○食字爲下后稷透一筆。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假使欲用許子並耕之說、將何暇以及之。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第五位、是后稷。五穀熟而民人育。五穀之利興矣。○夫三害既除矣、堯之憂如下宜釋然者。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與又通憂之。惟其如此、是以又生一憂也。其不曰堯而

孟子約解 卷之三

曰聖人者、此處蓋兼堯舜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第六位是契。父子有親、一君臣有義、二夫婦有別、三長幼有序、四朋友有信。五算得五倫。○隨手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與賑通德之。又隨手引堯命契之辭。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當此之時、其並耕之說、又將何所用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堯舜之所憂、如此其大也。○蓋堯舜之於民、既養之又教之、然而猶不從者、則有刑以威之、故皐陶居第七位。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治天下者之非所得而憂耳。分人以財謂之惠、僅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僅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方始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仍是惠之大者、故曰易。爲

天下得人難。是則忠之大者、而即所謂仁、故曰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
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盛德大業、無他可比、擬之天而已矣、蕩蕩乎
天之下、海爲廣、故寫水形容堯之德、民無能名焉。莫測其際涯也、君哉舜也。巍
巍乎。天之下山爲高、故寫山形容舜之功、有天下而不與焉。莫測其廣厚也、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然則其並
耕之說、終無復所用之耳、○以上辨倒許子並耕之說、蓋許行託言神農、以神明其說、謂我道高出帝王
之上、故孟子特舉堯舜巍然煥然之成功文章、以明之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是賓、未
聞變於夷者也。是主、句領起、○二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
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其人之可尊信如此、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

死而遂倍之。亦可太怪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夫孔子門
人之厚於師如此、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厚
於師、亦異於他門人矣、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之不惑乎衆論、而確然尊信其師、更
有異於子貢者、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既非似聖人有若之
比、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何其薄於師、而惑於邪之
甚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是賓、未聞下喬木而入
于幽谷者。是主、句再領起、○二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然則如南蠻鴃舌之人，固在所宜膺。子是之學，不惟不膺，亦為不善變矣。不謂之變於夷者而何。○以上辨倒陳相倍師之非。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蓋許行既託言神農，以唱並耕之說，又附會其日中為市之語，而更立此說，故陳相又舉以抗孟子也。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是歷敘其市價不二之說也。蓋布帛麻縷等物，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而不復論其精粗美惡等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下之物，精粗美惡之不齊，皆物物固有之實理。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物愈精則價益高矣。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假使屨大小同價，猶且不為其大者，況其精且美者，又孰肯為之乎。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惡能治國家。○尚何其國中無偽之論哉。以上辨倒許子市價不二之說。蓋孟子之於陳相，既辨許子並耕之說，又責其倍師而學之之非，直切明快，無復餘蘊，然而陳相遂不能如夷子之憮然心服，反更舉其市價不二之說，以欲取一時之勝，是豈緣邪說之易惑人耶，抑陳相冥頑不靈，雖以孟子之賢，竟不可曉也，噫。

謹按，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十字一氣讀，國語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與此同句法。○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古語止此二句。勞心者治人以下，是孟子釋之之辭。左傳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注以四句為古語，既失。閻若璩云，四當作六，益失。○聖人有憂之，嚴槩詩緝終風篇，不日有曀，引此句為有又通之證。郝敬說解亦曰，有憂，又憂也，始憂無養，今憂無教。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標下文孟子語。夷子之求見、是係其再次。想其初不因紹介、而孟子不見。於是演緣徐辟以再求見耳。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一語中多少曲折、而謝其再來之意自見。且若是初來、當云方病、不得曰尚病也。他日又求見孟子。此則係其三次。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夫三次求見、則誠意無復可疑。故孟子以病愈告之也。不直則道不見。苟不盡言以相正、則吾道何得著明。我且直之。我且不見其人、而先直言之。吾聞夷子墨者。學墨氏之道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凡棺槨之具、埋葬之儀、皆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思欲以其薄葬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學其道而不遵

寧靜閣藏

其教。是果何緣故。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得無類我兼愛之說乎。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是其師說。施由親始。是其師說外加己意、猶謂雖曰愛固無差等、其施之則宜由親始、是以厚葬耳。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果然則大誤其解矣。彼有取爾也。書之取譬、自有其義在耳。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夫小民之無知而陷乎罪、亦猶此耳。○此段解若保赤子之疑。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宇宙間何物獨不本於父母者。而夷子二本故也。墨氏之道、則愛無異所生、是非二本而何。○此段辨愛無差等之非。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爾時未有埋葬之禮。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子經過其處。狐狸食之。

寧靜閣藏

食其肉蠅蚋姑嘬之。嘬其膚其顙有泚。面睨而不視。目夫泚也，非為人泚，非為他人見之掩飾而然也中心達於面目。生於心達於面目不能自禁也蓋歸反虆梩而掩之。痛迫之極不得不出于此掩之誠是，揆之天理人心莫不皆安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斷斷不以薄為道矣此段發施由親始之明○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蓋孟子之於夷子既解其疑又辨其非又發其本心之明宜其心服之速如此抑亦以夷子歸儒之志早已有決然於胸中者歟

謹按若保赤子之語夷子蓋明知為周書之文且曰古之人以託於其所不知闕如之義而之則以為四字亦有不敢自以為是而就正有道之意況乎夷子之求見既有至于再至于三之誠意則心事明白何曾容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之狡獪機變耶注一概以遁辭斥之嗚呼亦寃矣○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所謂以薄為其道蓋是也注引莊子似未當○蓋與盡通何不也盡歸是人子意中語反虆梩而掩之是行其意也反亦如戴記昆弟之讐不反兵之反言反而取虆梩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得無拘小節乎今一見之，此滕一屈大則以王，小則以霸。霸王之業可以唾手而成矣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所屈者短而所伸者長矣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先引虞人之事志士不忘在溝壑，身餧狐狸固甘心焉勇士不忘喪其元。首膏鋒鏑亦所不辭○此二句是孔子賛虞人之辭孔子奚取焉。夫何所取而賛美至此取非其招不往也。虞人尚如此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而況君子不待其招自往見之是何說耶○此段破

他宜若小然句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其意本在計利之短長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假令以利計之則雖屈長伸短而有利亦且爲之耶○此段破他宜若可爲也句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另提筆引御者事與前段虞人事映帶得妙終日而不獲一禽何等巧遲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一語使人絕倒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一句極有味之言強而後可簡子固信嬖奚非一請之可能挽回也○強強之簡子非強之嬖奚一朝而獲十禽何等拙速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更絕倒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簡子因嬖奚一語遽欲命以專主之職蓋見其信之之深矣謂王良喩以其意良不可良至此不得不吐露情實曰吾爲之範我馳驅惟法之視終日不獲一虛發可笑爲之詭

遇枉法從彼一朝而獲十奇中可驚詩云不失其馳御者既不失其法舍矢如破射者又巧而有力○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我之耦矣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蓋遂不敢受專主之職也其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夫王良雖天下良工亦一御者耳猶且羞與小人比周之爲不義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一朝詭遇猶獲十禽設令其終日而乘未知其堆積幾百十然且不敢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況守道君子而欲爲御者所不爲是果何說耶且子過矣呶呶之辨姑舍是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苟一屈此膝則已既枉矣其何以能有正人之不直乎○結語再把前段志中枉直二字一聲喝破便是孟子不見諸侯大本領景春曰公孫衍即犀首張儀二子皆魏人豈不誠大丈夫哉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一怒而諸侯懼雷霆之威王公屏息安居而天

下熄。燎原之勢、瞥然熄滅。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句似客反主。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此句似主反客。○丈夫女子兩兩對說。下文乃單引母戒之之辭。是先客後主之法。往句送之門。女子之往、母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母戒之辭止此。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此段把女子比較一番、隨手提二句、為二人斷案、以引起下文一段議論。○蓋女子之於夫、柔順貞一、惟命之從、罵詈叱咤、亦且甘而受之。其於一怒而諸侯懼者、似比擬非倫者。然而此輩之於人君、冨國云則從而冨之、強兵云則從而強之、唯唯順從、惟失其意是懼、不謂之妾婦之道而何。孟子之論、可謂極精極的矣。居天下之廣居。居惡在、仁是也。立天下之正位。位惡在、禮是也。行天下之大道。路惡在、義是也。得志與民由之。非一怒而諸侯懼者之比。不得志獨行其道。

非安居而天下熄者之比。富貴不能淫。接居廣居句、居故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接立正位句、立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接行大道句、行故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段正是主。○夫道明德立、乃丈夫中之大者。孟子蓋隱然自命也。若前段引父戒之辭、與女子對說、則不過論尋常丈夫。故留以待此一段議論耳。讀者宜詳主客輕重之所在焉。

謹按、景春注只云人姓名、而不言其為何國人。余謂即魏人也。何以知之。以公孫衍張儀皆為魏人知之也。蓋景春以二子為其國之人、故能折服如此。是與公孫丑服管晏一樣見解耳。不然、當時從横之徒、不乏其人、其以大丈夫目之、何必於此二人哉。

周霄魏人、亦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蓋孟子不見諸侯、周霄欲因以諷之。故先問古君子之仕否也。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引一證。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引證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先問其急於弔、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禮文止此。○是諸侯之大禮、所以盡尊祖敬宗之心也。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一失其國家、則不能備大禮、而不敢以祭也。惟惟與雖通、士無田則亦不祭。二句蓋隱括禮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雖士亦失其位、則不能備禮、而不敢以祭也。則不敢以宴。焦然不敢自安。如居喪然。○宴、安也。非宴飲之宴。亦不足弔乎。夫三月無君、似不足弔。以其不敢自安、故不得不弔之。故亦之也。出疆必載質。何也。急於弔、既領教矣。敢問其急於仕如此者何耶。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檀弓所載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

申之以冉有、亦其事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霄於是直發本意以諷之、抑霄此問在孟子未見惠王之前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苟愼待其時、則男女皆得以禮聘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衛風氓之詩、須三復焉、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亦猶男女之願有室家也、又惡不由其道。不待人君之聘、辭命之言、而自往仕之、是又君子之所大惡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平聲屬上、鑽穴隙之類也。其得罪於大道、不惟父母國人賤之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蓋君子雖無求食之志，自人君而言之，大賢宜有所資給也。彭更不達於此，所以有
此問。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若不以舜爲泰，則知吾之
所以不爲泰矣。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之問耳。曰，子不通功
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如此則交易之道廢，
而民財皆積於無用矣。子其必不然也。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是則宜然。於此有人焉。是有所指之辭，與下文有人於此不同。入則孝，
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有大功於天下後世如此，
而不得食於子。乃以爲無事而食者。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
仁義者哉。蓋是仁義字，即上文孝悌字。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可以見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彼志之求不求
在我，不必問也。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彼有可食之功，而我乃食之，其
亦宜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所謂淫辭知其所陷。曰，有人
於此。是則假設之辭。毀瓦畫墁。覆蓋之粗，塗飾之拙，皆無功而有害者。○或解爲惡戲之
類，則陋甚。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所謂遁辭知其所窮。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知言之旨，於此章亦可見其一端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蓋此時孟子來在宋，故萬章舉其國事以問之也。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引湯之征伐。先從其自葛載之原由說起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夫食所遺牛羊。猶或可恕矣。至其殺不辜之民而奪之食。
不可不征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
讐也。當初無利天下之心。既足以服四海之民矣。○匹夫匹婦不是童子父母。即所征十一國皆天
下匹夫匹婦之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五句隱括

書文。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以上先引證後解。是說湯未至之前。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
大悦。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以上先解後引證。是說湯既至之後。○
此一段敘殷湯行王政而王之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
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五句蓋亦隱括書文。其
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四句釋書文。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又申釋二句。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再引書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此一段敘周武行王政而王之事。不
行王政云爾。今宋所行王政。非真王政。故有齊楚之畏耳。苟行王政。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亦猶夏人之徯湯、殷人之迎武王耳。齊楚雖大何畏焉。誰又惡而伐之哉。○蓋萬章所問王政。特就其迹而言。故孟子詳說湯武王政之本。以明之。抑孟子之意。因以諷宋王者歟。

孟子謂戴不勝曰。蓋宋大夫。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自問。○傅是師傅之傅。不可直訓爲教。曰。使齊人傅之。自答。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自解。○先引喩。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其意甚善矣。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左右前後皆君子也。雖日撻而求其不善。不可得矣。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左右前後皆小人也。雖日撻而求其善。亦不可得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是亦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之說耳。何益於王之爲善乎。○此章一喩一正。說得明明了了。蓋戴不勝是得宋柄。而有心於國者。故孟子以此告之。欲其旁招群賢。以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蓋丑此問。插在宋事中間。知是因孟子不見宋王而發之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是古今之通義也。縱雖未爲臣。可見之義。自有在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二子蓋墨守不爲臣不見之義。而不能通其變者。迫句斯可以見矣。是其可見之義一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沈吟累日。忽有所得。大夫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以為是足以屈致孔子矣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欲因其来拜以見之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蓋遇諸塗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意雖可太惡其禮則不可不答矣所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是其可見之義二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然則若不待其禮而自往見之二子之所斷然不為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吾子其亦可知我之所抱負已矣○君子孟子自道也所養即不見諸侯之意

謹按此章首引段干木泄柳之事是非取其不為臣故不肯見而譏其有可見之節而反不見之也末引曾子子路之言是借其病于夏畦非所知也之語以影寫己之所養也注云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又云二子之所養可知皆恐失孟子之旨矣今試檃括本文以見其意所在也蓋謂不為臣不見古今之通義也縱雖未為臣必也若其甚二公求見之迫切斯可以見矣若陽貨之欲見孔子而先来加禮是豈得不見哉至夫不俟其禮輒往見之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之為則君子之所斷然不為也吾子其亦可知吾之所養已矣

戴盈之或云盈之即不勝曰什一井田之法去關市之征譏而不征廛而不征之法○二法蓋聞之孟子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来年然後已何如優柔不斷之人往往如此不恃貧民之計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来年然後已吾子之說何以異於此哉○蓋厚民之斂與攘鄰之雞皆不可取而取之者故孟子引以為喻耳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来

寧靜閣藏

年。未知孟之果能斷然已之乎否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好辯果何緣故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於言也○不得已三字是一章本旨

天下之生久矣。固非一世 一治一亂。猶環無端○治亂二字是一章大綱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爲巣。架木寄居猶鳥有巣 上者爲營窟。鑿地託棲猶獸有窟 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昔所謂洚水即今之洪水○是堯時之一亂也 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之害除矣 驅蛇龍而放之菹。物之害除矣

水由地中行。水循其性不復氾濫 江淮河漢是也。彼日夜滔滔者即此是也

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之。天下平矣○此一治禹不得已於抑洪水也 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此一句於上下語脉無所屬蓋

因下文亦有此句而誤重出耳今當爲衍文 園囿汙池。一句束上四句 沛澤多而

禽獸至。據下文滅國者五十句園囿汙池蓋不止夏商之君當時諸侯亦皆効尤行暴於其國故

沛澤多而禽獸至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是殷時之一亂也○蓋夏商之亂豈

無大於園囿汙池者乎孟子特擧其爲民之大害者以配洪水邪説之災故未始及夷羿夏桀等之事耳

周公相武王誅紂。先誅其首惡矣 伐奄三年討其君。君之助惡者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臣之助惡者 滅國者五十。兼夷狄矣 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驅猛獸矣 天下大悦。百姓寧矣 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舉文武之謨烈以見周公輔相之功也○此一治周公不得已於兼夷狄驅猛獸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蓋道微故邪說作邪說作故暴行作也然此段仍重暴行不重邪說也○暴行之作是其始也有如字不可讀為又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即所謂暴行也春秋時之一亂也○是孔子懼作春秋蓋堯有聖人之位洪水之禍不得不獨憂而敷治焉若孔子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則亂賊之禍安得不懼而作春秋哉堯之憂孔子之懼所謂易地皆然者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當孔子之時周室既衰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假令孔子而不作春秋則亂臣賊子何由能知其所懼哉雖然孔子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其跡似不免僭踰者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

秋乎抑孔子之作春秋實為亂臣賊子謀而其有罪我者蓋不暇恤也是自聖人憂世之誠不能自已者學者不可不察也○此一治孔子不得已於作春秋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今也天下既無道處士安得不橫議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橫議中最害人心者而其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橫議之惑人心如此楊氏為我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而視其親無異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人道滅絕是禽獸也以此率人其為道當何如耶○蓋是禽獸也一句此論一段歸宿處乃知上文蛇龍鳥獸虎豹犀象等字皆此一句陪襯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日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聖道與楊墨勢不能兩立是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也。其害遂充塞仁義之心也。仁義充塞。仁義之心、既充塞矣、則率獸食人、不惟此、人將相食。其勢不至人相食不止也○是戰國時之一亂也、吾爲此懼。與孔子同一懼、閑先聖之道。閑而衛之、距楊墨。距而斥之、放淫辭。放而遠之、邪說者不得作。所謂辭而闢之廓如者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四句、是孟子邪說者斷案、說見公孫丑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公孫丑篇、作必從吾言矣、非有異義也○此一治孟子不得已於息邪說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天下非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百姓非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賊非孔子、不能正也○總結三聖人、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公嚴夷夏之防如此、無父無君、今楊

墨無父無君、是亦夷狄禽獸耳、是周公所膺也。有世道之責者、可坐視而不膺之耶、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單結自己、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末筆再提二句、以應起筆、是全章結束處、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孟子之不得已於言、前段既詳說以告公都子矣、而其意有所未盡也、於是又自託聖人之徒、以明距楊墨之不愆乎聖人之意也、蓋必有孟子知言之學、然後淫辭可放焉、邪說可息焉、苟未能知言、而遽欲與楊墨辯、其不爲橫議之流者幾希、孟子豈以此望於人哉、故夫人人得而攻之之說、吾不能信焉。

謹按、作者特置此章於終篇、其豈無意哉、蓋前此每章與人辯論之言、悉皆出於不得已、而外人不察、方且以好辯稱之、故孟子因公都子之問、詳說出其本旨耳、若夫性善之論、自盡之說、是正人心也、並耕兼愛之辯、是息邪說也、其他陳代景春周霄彭更諸章、無非皆放淫辭也、而末章辯陳仲子、

又是距詖行也然則此章是全篇十六章提綱而所以總括一篇之旨也學者其可不三復致思乎○注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以愚觀之是大失孟子之旨矣何則孟子既以孔子作春秋之功配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猛獸而明云亂臣賊子懼則其功之在於當時者章章矣況孟子欲承三聖者而距楊墨息邪説其功亦復在於當世乎若夫垂治於萬世之説別立一案則可也但於此章之旨為未當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豈不真箇廉潔之士哉居於陵僻處於陵之地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其貧困如此然亦不敢求之於人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非廉潔之士而能如此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於齊國貪溺之中求其清苦之士吾必不得不屈大

寧静閣蔵

指於仲子焉○為巨擘猶言為第一注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恐差迂雖然仲子惡能廉惡能得為廉士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隨手注蚓字亦孟子慣用手法注屬下節讀恐非○蓋蚓之為物無所求于世仲子尚不免有室有食則蚓而未充其操者耳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其所從來之義不義未可知也則又惡能成其為廉哉曰是何傷哉無害其為廉也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自食其力何必苟求其所從来乎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居之固不為不義矣兄戴蓋祿萬鍾食之又未為不義也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寧静閣蔵

離母處於於陵。仲子蓋欲自成其一家之廉、至并其兄與母辟而離之、謂之無傷於廉、可乎。他日歸、蓋省其母、則有饋其兄生鵝者。適會有此事、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蓋不義其受饋也。○何料罵惡聲之鳥、反自為惡聲之人。他日、又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蓋未知其為鵝、故食之也。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其兄直借仲子他日之惡聲告之、妙。出而哇之。既知其為鵝、則不可復食也。以母則不食、宜無有可食者。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宜無有可居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既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矣、至其所易之粟、所居之室、反不復求其義不義、則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必其如蚯蚓之無求自足、而後纔充其操者也。○仲子果能充其類也乎、妻之食亦不可食、於陵之室亦不可居、是枯槁滅絶、不可為人也、則仲子一家之廉、且成不得、尚何君子中正之廉之望哉。

謹按、匡章此歎、與第八章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様句法、皆極折服其人之辭。抑匡章彼何人、斯非得罪於父、出妻屏子之人乎。其於辟兄離母、窮苦自甘者、蓋其臭味也。然其實匡章猶以父為重、不以仲子之以母兄為輕也、是孟子之所以取彼而不取此也歟。

孟子約解卷之三

門人 越後 朝妻清 廉夫
浪華 後藤善 子長 同校